

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宏观差异

汪永勤

(集美大学 诚毅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传记语篇日趋呈多模态化。通过对多模态英语传记中图文关系(语境化关系和语境化偏向)的统计分析,找出图像视角下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宏观差异主要存在于信息量和阅读路径上。此差异能够预测从单模态到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多模态英语传记;图文关系;宏观差异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12)01-0102-04

A Study of Macroscopic Differences between Monomodal and Multimodal English Biographies

WANG Yong-qin

(Chengyi College,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era has gradually brought the shift of multimodal models of the biographical discourse. Through the statistic analysis of all visual images in multimodal English biographies concerning their contextualizing relations (CR) with language texts and their different degrees of contextualization propensity (CP), this paper finds that macroscopic differences between monomodal and multimodal English biographies in the visual image perspective mainly lies in differences in information quant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reading paths. Such differences can predict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from the former to the latter in today's information era.

Key words: Multimodal English biographies; CR & CP; macroscopic differences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传记语篇日趋呈多模态化。图文并茂的多模态传记和单模态传记相比,最大的宏观差异就是图像。带有图像的多模态传记是否就优于纯文字的单模态传记,基于这个出发点,本文通过对多模态英语传记中图文关系的统计分析找出图像视角下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宏观差异。

随着多模态文本的大量涌现,话语分析也突破单模态纯语言分析的局限,即只注意语言系统和语义结构本身及其与社会文化和心理认知之间的关系,将诸如图像、声音、颜色、动漫等其他意义表现形式纳入分析范畴,发展为正在兴起的多模态话语分析(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判断是否为多模态语篇的标准之一,即看语篇涉及的符号系统有多少。本文随机选取的语料《委拉斯贵支和他的时

代》^[1]、《托马斯·潘恩——革命的煽动者》^[2]、《斯考特·乔普林的一生和他的时代》^[3]、《反物质的发现》(自传)^[4]这四本多模态英语传记涉及文字和图画两种符号系统,它们均为多模态英语传记。^[5]除此之外,文章还随机选取了四本单模态英语传记来进行比较研究。它们是《维多利亚女王》^[6]、《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7]、《乔治·华盛顿·卡佛——一个美国人的传记》^[8]、《约翰逊传》^[9],其中多模态传记共有190 000字,单模态传记共有740 000字。

一、理论框架

系统功能语言学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了一个相对现成的理论框架,即在语境、交际和话语意义层面,单模态和多模态话语交际并没有什么区别。

收稿日期:2011-11-30

作者简介:汪永勤(1983-),女,安徽六安人,集美大学诚毅学院教师,主要从事语言学研究。

Lim^{[10](P237)}在研究图画与语言形成的多模态话语时提供了整合多符号模式(Integrated Multisemiotic Model,简称 IMM)。

在这个模式中,语言和图画作为交际模态共有意识形态、体裁、语域三个层面。在内容层面,图画具有视觉语法,而语言则有词汇语法;在表达层面,语言由印刷符号体现;图形由图形符号体现。而在内容层面和表达层面,两种模态之间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整合空间(space of integration,简称 SoI)。正是在这个整合空间里,两种模态之间通过语境化关系(Contextualizing Relations,简称 CR)进行相互作用。Lim^{[10](P239)}认为在多模态语篇中,当两种模态并行操作时,它们之间必然存在一种语境化关系。当一种模态似乎“反映”了另一种模态所表达的意义,二者语义存在某种汇合性,此两种模态互为共同语境化关系(Co-contextualizing relations,简称 Co);当两种模态之间的意义似乎毫不相关,二者语义存在某种分歧性,此两种模态互为重新语境化关系(Re-contextualizing relations,简称 Re)。除了语境化关系,文字和图像两种符号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还通过语境化偏向(Contextualization Propensity,简称 CP)来衡量。所谓 CP 指的是文字对图像的语境化程度。^{[11](P188)} CP 分高低两极,其反映了两种模态间的相互影响力程度。

研究多模态语篇中图文之间 CR 和 CP 的分布情况可以加深对模态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多模态语篇语义扩张情况的理解。因此,本文通过对语料中视觉图像的类型,CR 和 CP 的统计分析,为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宏观差异提供一个视角。

二、语料统计分析

(一)视觉图像类型

四本传记共有图像 270 幅,可分两大类。一类为传主作品图像;另一类为背景信息图像,主要提供相关背景信息。背景信息图像又可细分为重要事件图像、人物肖像图像和社会生活图像这三小类。

(二)图文语境化关系和语境化偏向的统计分析

首先对语料中视觉图像的 CR 和 CP 进行统计分析,可得如下结果:首先,四本传记共有 270 个视觉图像,其图文关系中 59.3%为 Re,40.7%为 Co, Re 多于 Co。其次,CP 统计结果显示,63.3%的图

像 CP 低;36.7%的图像 CP 高。CP 低的图像多于 CP 高的图像。再次,在前三本传记中,具有 Re 关系的图像远远多于具有 Co 关系的图像;而在《反物质的发现》中,所有 42 个视觉图像与其对应的文本均互为 Co 关系。最后,在前三本传记中,CP 低的图像要远多于 CP 高的图像,不同的是在《反物质的发现》中,所有图像都是高 CP 图像。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那些具有 Re 关系的图文在提供信息上成互补关系;那些具有 Co 关系的图文在提供信息上成强化关系。《反物质的发现》与其他三本传记之所以成鲜明对比有其自身原因:第一,前三本传记是他传,作者不是传主本人,很多图像只是起到提供背景信息的作用,本身不需要文本说明,这些图像与文字成 Re 关系,在提供信息上起互补作用。如《委拉斯贵支和他的时代》开头就有一幅 1640 年的传主的自画像,其目的是告诉读者这位伟人的长相,这样的图像不需要文本说明。而有些图像是为了展现传主巨大贡献的,它们需要进一步文字说明以期加深读者印象,激起读者敬仰之情。这样的图像和与之对应的文本之间存在强化关系,如前三本传记中涉及传主著名作品时的图文关系均为 Co 关系,二者互为强化。但是《反物质的发现》是传主本人自传,书中所有的图像都是传主的一些有意义的生活经历,而这些经历在文中又会被传主记述到。所以,书中所有图文均成 Co 关系且所有图像都具有高 CP,其目的是为了强化作者想要传递的重要信息,以提高事件的生动性和真实性。

Lim^{[10](P239)}曾指出多模态语篇中的两种模态可以共同语境化或重新语境化彼此,无论其图像的语境化偏向是高还是低,因此,笔者紧接着又对这些图像的 CR 和 CP 共现率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结果:Co 常与高 CP 共现,共现率为 36.3%;Re 常与低 CP 共现,共现率为 58.9%;而 Co 与低 CP 共现率为 4.4%;Re 与高 CP 共现率为 0%。究其原因,可发现:在多模态英语传记中,大多数提供背景信息的图像,尤其是那些人物画像和重要事件图像,勿须文本说明,其图文具有 Re 关系和低 CP;那些展示传主成就的图像其图文具有 Co 关系和高 CP。其中那些与文字语篇具有 Re 关系和低 CP 的图像在多模态英语传记的语义扩张上起了重要作用。

(三)多模态英语传记的语义扩张

CP 的高低直接影响读者的理解空间(Interpre-

tative Space,简称IS),导致语篇语义活跃度的变化(Semantic Effervescence 简称SE)。三者存在如下关系:CP和IS成反比;IS与SE成正比。^{[11](P191)}

本文所研究的四本多模态英语传记中63.3%的视觉图像的CP低,导致高IS,高SE。这些CP低的图像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理解空间(IS),进而使得语篇语义活跃度大大提供,从而实现多模态英语传记的语义扩张。

三、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宏观差异

由图像引起的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宏观差异首先表现在信息量上。上文中也已论述多模态英语传记的语义扩张。具体地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物肖像图像直观地提供了相关人物的外貌,发型,面部表情,服饰等其它方面的性格特征。而四本单模态传记中这部分信息不是缺失的,就是描写不充分,不形象,无法满足读者对人物肖像方面信息量的需求。

(二)单模态传记中无重要事件图像导致背景信息不足。如,在卡佛的传记中没有关于黑奴解放和解放前后黑奴社会地位的信息,结果读者就无法理解卡佛为了获得教育历经的艰辛,尽管那时奴隶制已废除。相比之下,乔普林的传记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书中引用影片《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有关解放前后黑奴生活场景的一些图像使得读者对传记的理解更加顺畅,深刻。

(三)单模态传记中无社会生活图像导致其信息传达欠有效。如,在《维多利亚女王》中,维多利亚女王写信给她叔叔,描述第一届世博会的巨大成功,她这样写道“The first of May, she said, was ‘the greatest day in our history, the most beautiful and imposing and touching spectacle ever seen...’”这里,语言的苍白无力显而易见。如果有幅关于那次世博会盛况的图像安排在文字旁边,语言就不会遭遇这样的尴尬。同样,在乔普林的传记中也提到了一场世博会——芝加哥世博会,文章是这样描述的“Operating for six months, the fair attracted over 27 million visitors.”短短一句话没有使用干瘪的形容词和最高级,当时世博会的盛况和成功就已跃然纸上,原因是它使用了一幅有关当时世博会场景的图像。

(四)单模态传记中无传主作品图像也导致相关信息的缺失。如《约翰逊传》中,有关传主作品 Irene 舞台呈现的叙述过于简单,读后可能只知道 Irene 是传主的一部戏剧作品。如果有幅关于此舞台呈现场景的图像,读者对于此作品的理解可能会更深。而在委拉斯贵支的传记中,几乎他所有重要作品中的重要信息都用图画形式得到了很好呈现。

其次,由图像引起的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宏观差异表现在阅读路径上。

Kress & van Leeuwen^[12]认为扫读过程发生在阅读之前,此过程将读者的眼睛首先定位在视觉影响中心(Centre of Visual Impact,简称CVI),即意味阅读过程的开始。因此读者阅读多模态文本中不同片段时会涉及扫读过程。正常来说,单模态英语传记的阅读路径是直线型的,即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然而,多模态传记是一种以CVI开始的特殊的扫读过程。在委拉斯贵支、潘恩、乔普林的传记中,每章前都有一幅大的视觉图像独立成页,所有这些图像都在读者读下一章之前给其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如此,它们就在多模态片段中充当了CVI,成为阅读这些片段的起点。这些CVI为读者提供了相关下一章的背景信息,提高了读者对以下章节的理解。在后面的阅读过程中,如果某页上没有视觉图像,那么此页的阅读就遵循直线型的阅读,直到视觉图像出现,那部分的阅读就重新遵循某种扫读过程。如,在委拉斯贵支的传记中,读者在读第一章之前便会看到一幅画于1640的传主的自画像独立成页。此图向读者提供了有关传主外貌特征,面部表情,服饰等信息。带着这些背景信息读者继续往下读。在乔普林的传记中,第二章前有幅林肯签署解放宣言的图像独立成页。由于第二章是有关黑奴在解放后的苦难挣扎,这一图像为读者读第二章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且在此二人的传记中几乎每隔一页就会有幅视觉图像,因此这两本传记的阅读路径几乎是完全扫读。

然而,在潘恩的传记中,尽管每章之前也有幅图像充当CVI提供背景信息,但是在章节中图像呈不平衡分布,有的章节每页都有图像,有的章节每四或五页才有一幅图像。因此这些章节的阅读路径就是直线型和扫读型的综合。在《反物质的发现》中,图像也呈不平衡分布,且覆盖率不高,使得其阅读路径是直线型和扫读型的综合,有些章节是直线型阅读,

有些章节是扫读型阅读。

由于多模态英语传记是很长的多模态文本,它们的阅读路径与视觉图像的数量和分布密切相关。大体说来,它们的阅读路径以 CVI 为起点,在部分扫读和几乎全部扫读之间变化。

审视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阅读路径上的差异可以发现在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之间存在一个阅读路径连续体,两极分别是直线型阅读路径对应单模态英语传记和扫读型阅读路径对应多模态英语传记。单模态英语传记的阅读路径是直线型的,当像其添加一幅图像时,它只涉及一点点扫读过程。当更多的图像加进传记中,它的阅读路径就会涉及更多的扫读过程。如此下去,它的阅读路径就会变成完全的扫读型。而单模态英语传记也早已变成多模态英语传记。以上关系见图 1。



图 1

总之,单模态英语传记的阅读路径是直线型的,而多模态英语传记牵涉不同程度的扫读过程。其程度与视觉图像的数量和分布密切相关。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多模态英语传记中图文关系的统计分析,找出图像视角下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宏观差异。图像在语境化关系与语境化偏向上的分布特点造成读者理解空间扩大,使得语篇语义活跃度提高,进而实现了多模态英语传记的语义扩张。在重新语境化或共同语境化关系下,图像与文字语篇在提供信息上相应地成互补或强化关系。宏观上来说,由图像引起的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之间的不同导致二者在信息量和阅读路径上不同。总之,

在信息时代里,单模态和多模态英语传记的差别能够预测从前者到后者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 [1] Justi, C. Velázquez and His Times [M]. New York: Parkstone Press International, 2006.
- [2] Kaye, H. J. Thomas Paine-Firebrand of the Revolution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 Bankston, J. The Life and Times of Scott Joplin [M]. Mitchell Lane Publishers, Inc, 2005.
- [4] Anderson, C. D. The Discovery of Anti-matter [M].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1999.
- [5] 朱永生.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J]. 外语学刊, 2007(5): 82—83.
- [6] Strachey, L. Queen Victoria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21.
- [7] Franklin, B. The autobiography of Benjamin Franklin [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96.
- [8] Holt, R. George Washington Carver—An American Biography [M]. New York: Doubleday, Doran and Company, Inc., 1943.
- [9] Boswell, J. Life of Samuel Johnson LL. D. [M]. Chicago: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791.
- [10] Lim, F. V. Developing an integrative multi-semiotic model [A]. In K. L. O'Halloran (ed.).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C].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 [11] Cheong, Y. Y. The construal of Ideational meaning in print advertisements [A]. In K. L. O'Halloran (ed.).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sis: Systemic Functional Perspectives [C].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 [12] Kress, G. & van Leeuwen, T. Front page: (the critical) analysis of newspaper layout [A]. In A. Bell and P. Garret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Discourse [C]. 186—219, Oxford: Blackwell, 1998.

[责任编辑 谢明子]